



总觉得,遍布这座城市里的花草、树木,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花开花落,草木枯荣,让人格外关注。特别是春天的到来,随着气温的上升,地上长出的嫩草和树上的绿叶花朵,瞬间温暖了我们的心,让人在感受大自然美好的同时,也对生活充满了期待。

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,这等情景对于北方城市天津来说更是如此。在海棠花盛开的季节,五大道的海棠花节如期举办,前来赏花的人络绎不绝。海棠虽无牡丹国色天香之誉,但依然是花开时节动“津”城。前来看花的有老人孩子,也有青春靓丽的年轻人,他们身着春装,举着手机,在海棠花海里留下自己的花样年华。此时,海棠花三个字是这座城市里重复最多的词,人们对于此种花的喜爱,似乎已超过其他花草。

我对海棠情有独钟,因其给我的印象是花姿优雅,含蓄大方。今年海棠花节期间,我行走在大理道上,路的一侧是盛开的海棠花,另一侧是刚刚长出嫩叶的法国梧桐。缓缓前行,如同穿越一条粉色的“时光隧道”,感受着浪漫诗意与日常生活交融于此的惬意。路边的围墙上,书写着古人赞美海棠的诗句,李清照、唐寅等人的佳句引来众人拍照,但宋人王炎的诗句“赖有海棠倾国色,嫣然一笑解留春”,却让我格外倾心。在诗人心中,海棠有倾国之色,她嫣然一笑,把美好的春天留在人们的记忆中。在一株茂盛的海棠树前,我停下脚步,看到树枝从坚硬的铸铁围栏里露出粉红的“笑脸”,好像在与每一位路过的行人“打招呼”,顿时令人觉得那冰冷的铸铁仿佛有了温度,而海棠树后那座墙体斑驳的小洋楼,也显得“年轻”了许多。抬头望着眼前一朵朵粉红色的海棠花,深吸一口气,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,我仁立许久,看得如醉如痴。

海棠喜欢阳光,对土壤适应性较强。津城许多公园、街头转角绿地和小区里,都能见到海棠那熟悉的身影。这些树的成片或成行栽种,有的因地方小只种上几株。但无论树大小粗细如何,花开时节,海棠花总会如期而至,展示其生命中摇曳多姿的一面,吸引人们驻足观赏。在赏花的人群中,有许多摄影爱好者,他们围着海棠树不停地拍照,试图在稠密的花中找到最佳拍摄角度,留下海棠独具魅力的瞬间。一位爱好摄影的朋友告诉我:海棠枝干苍劲,姿态挺拔,别具风姿;花瓣形状别致,边缘平滑,质地厚实如绸缎,有别于其他花。拍照时细心构思,精选角度,就能拍到藏在花瓣里的春天,拍出有“故事”的海棠来。朋友一番话让我心有戚戚焉,对海棠也更加喜爱。

马背上的中国史(八)

### 画杀满川花

赵成



两宋时期,西北牧区的丧失让战马供给捉襟见肘,“耕牧之争”持续挤压牧地空间,即便依赖马匹补充,也常受限于马匹质量与运输损耗。然而马文化并未因此黯淡,反而在宋画与器物中沉淀出雅致写实的独特气质,成为窥见宋代社会风貌与政治脉动的一个窗口。

宋画中的马,褪去了汉代的雄浑霸气与唐代的奔放昂扬,多了几分内敛雅致。这种气质并非孤例,天津博物馆藏宋代天马方镜便是绝佳佐证——这面边长14.8厘米的方镜,镜背雕刻有两只天马,身形轻盈如飞燕,肌肉线条纤细流畅,全然不见唐马的肥壮雄健;其中一匹天马回首张望,姿态灵动飘逸,少了几分汉唐战马的磅礴力量感,却恰是宋代马文化审美转向的缩影。与汉画骏马安车的威严、唐画骏马的张扬不同,《宋画全集》中《晋文公复国图》里随行的仗仗的鞍马步履沉稳,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市井之马从容缓步,皆在写实笔触中透着生活的温润质感。

北宋画坛巨匠李公麟将画马的艺术推向巅峰,留下了“画杀满川花”的传奇。他画马从无意笔,为观察真马神韵,常不请而到友人曹辅家。只因曹家紧邻皇家御马厩,楼上可俯瞰御马厩。元祐年间,西域进贡名马“满川花”,神骏非凡,李公麟闻讯后日登临观马,将马匹鬃毛的层次肌理,迈步驻足的鲜活姿态悉数刻画进心底,挥笔写生。谁知画作刚成,御马厩便传来消息:“满川花”栽倒在地,气绝而亡。

时人皆传,是李公麟的画笔太过传神,将马的精魄尽数摄入画中,才致此异事。养马的圈人更是惶恐,恳请他不要再画御马。这段奇闻被黄庭坚记于友人题跋中,成为艺坛千古谈资。李公麟的《五马图》便是此等神作,画中五匹西域贡马,或昂首嘶鸣,或缓步沉吟,线条简练却形神兼备。每匹马旁的牵马人皆穿着异域服饰,暗示宋代战马多来自边地的史实,将艺术审美与社会现实悄然融合。苏轼盛赞其“龙眠胸中有千驷,不唯肉兼画骨”,正是对这份写实功力的最佳注解。

宋画中的马,既是艺术符号,更是政治与礼仪的折射。值得注意的是,宋画中马车形象多出于历史故事画面,现实题材中则以牛车、轿子更为常见,这恰是宋代马政困局的直观写照,马匹稀缺使其成为珍贵的礼仪象征,而非日常代步工具。宋画与文物中的马,没有汉唐的张扬,却以写实的笔触、内敛的气质,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变迁与政治脉动。它们既是艺术殿堂的瑰宝,也是历史的见证者,让马背上的中国史,在宋代多了一抹清雅而深沉的色彩。

题图:天津博物馆藏宋代天马方镜

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,有一片海棠树,每年花开时节,都会吸引许多人来此观赏拍照。纪念馆复原了两位伟人生前工作和居住的西花厅,室内陈列着主题文物,院内栽种了海棠树。周恩来与邓颖超生前非常喜欢海棠,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起赏花,海棠花开花见证了他们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。站在周邓纪念馆的海棠树下,我思绪万千,那挺拔有力的枝干和含蓄优雅的花姿,已深深印在脑海里。

一位园艺师告诉我:海棠作为蔷薇科苹果属落叶乔木,有许多品种。我们常见的多为西府海棠,此外还有垂丝海棠、贴梗海棠等。这种植物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,唐代时期,海棠尤受文人赞赏,常与梅花、牡丹、菊花等花并提。这其中,海棠不事不抢,淡然从容,却令人过目不忘。古人常以海棠寄托对故乡的思念,而此花花期短暂,落英缤纷,又容易让人联想到留不住的青春和逝去的岁月。我喜欢海棠的花蕾和初开时的样子,对于花飞花谢很是无奈。

4月里的一天,我站在小区里的海棠树前,抬头看去,枝头的花已盛开,而那些嫩绿的叶子悄悄躲在花的后面,海棠花已成为这棵树上当之无愧的“主角”,迎来其一年一度的高光时刻。此时一阵风吹过,有几片花瓣从眼前飘落下来,我为一震。春日的天气像孩子的脸,说变就变。这天夜里,先是刮风后是下雨,我在对海棠花的担心入眠。第二天清晨雨停了,我来到海棠树下,眼前的情景不免让人惊喜:树上的花几乎不见了,树枝上只剩下了绿叶,而残存的一些花,也早已不成样子了,简直是一场“洗劫”。再看树下,落了厚厚一层花瓣,更让人心疼的是,有的已经被过往行人踩得面目全非。我竟有些后悔,花开的时候,为什么没能好好多看一眼?尽管无法留住花期,但长时间的注视和欣赏,也是一种相伴,一种灵魂的交流。上班的时间到了,小区的物业人员开始清扫地上的花瓣。此情此景不免让我联想到黛玉葬花的情景,一时竟有些伤感;又想到与花有关的一些诗词,宋代陆游的词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透出悲壮和决绝之意,还是清代龚自珍的诗句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显得格局大,让我的情绪得到安抚。我在心里暗暗佩服海棠花开得含蓄,谢得优雅,她把短暂而又绚烂的生命留给了春天,也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。

我想,随着夏天的到来,海棠树浓密茂盛的叶子,会覆盖海棠花曾经写下的“传奇”,不过当秋天到来,人们看到树上的累累硕果时,依然会想起春天,想起海棠花楚楚动人的样子。

题图摄影:记者 潘立峰

不久前,梁斌先生家属将先生书画代表作《今日陈庄》(又名《纪念陈庄战斗五十一周年》)捐赠给了梁斌红色印记馆。画面上有一段长跋:“纪念陈庄战斗五十一周年。一九三八年,贺龙元帅奉命率百廿师来冀中,帮助冀中军民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,打了齐会战斗、宋村战斗、莲子口战斗,日寇胆寒。一九三八年秋奉命回延安,日寇尾随。将敌人牵引至太行山腹地重镇陈庄,进入阵地。百廿师官兵居高临下,枪炮轰鸣齐发,一日间将敌消灭,人心大快,群众牵猪羊劳军。庚午八一建军节于津门。”烽火岁月中,梁斌兼任冀中游击队政委,多年之后,抗日战场的血与火,于他而言依旧历历在目。

《今日陈庄》是梁斌艺术创作生涯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,更是他晚年融合文学叙事与丹青笔墨的巅峰之作。这幅作品以太行山麓的陈庄为叙事载体,将厚重的历史记忆、鲜明的时代精神、精湛的艺术造诣与深邃的文化内涵熔于一炉,在历史、现实与艺术的三重交织中,完成了对革命岁月的回望、对时代发展的赞颂、对民族精神的传承。作为冀中抗战的亲历者,梁斌更以个人生命体验为纽带,联结起地域文化与民族命运,让这幅看似质朴的乡土画卷,成为承载集体记忆、彰显红色血脉的书画精品。

《今日陈庄》的创作根基深植于陈庄战斗这一改写冀中抗战格局的关键历史事件。梁斌在庚午年(1990年)八一建军节创作此画时,以“画作+跋文”的双重形式,将这段历史永久镌刻。画面主体展现的是当代宁静的田园风光,而画面上的长篇跋语,却如一把时空钥匙,带人们回顾了这场战斗的完整历程。这种“以今衬昔”的艺术手法,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壁垒,让遥远的战争记忆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记载,而是转化为直观可感的视觉体验。观者在欣赏今日陈庄祥和景致的同时,亦会被跋语牵引着回望烽火岁月。

作为冀中抗日救亡运动的亲历者,梁斌将自己对革命历史的赤诚与缅怀,悉数融入《今日陈庄》的笔墨之中。这种沉浸式的情感投射,让观者在面对画作时,能够深刻触摸到历史的温度。我们既能从跋语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战争年代的残酷与悲壮,也能从画面的田园景致中,体会到军民同心的温情与力量。作品由此实现了历史情感的传递,在潜移默化中激发观者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,强化了全社会尊重历史、传承历史的自觉意识,让陈庄战斗的精神内核,在岁月流转中永远鲜活。

《今日陈庄》以细腻的笔墨描绘出一幅中国农村的繁荣图景:画面中,陈庄的房屋整齐排列,白墙灰瓦的院落错落有致,街巷干净整洁,太行山林绿意盎然,缀满枝头的红果在墨色映衬下灼灼生辉。这并非艺术的虚构,而是陈庄农村发展的真实写照,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生动缩影。

从1939年的烽火战场,到1990年的宜居村落,陈庄的变迁,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。梁斌以艺术家的敏锐视角,捕捉到了时代发展的脉搏:政策的扶持、农民的辛勤耕耘,让曾经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,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。画面中丰收的果实,象征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;规整的民居,彰显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;和谐的田园生态,体现着乡村环境的持续改善。作品以艺术的形式,记录了中国乡村从“保家卫国”到“建设家园”的时代跨越,见证了党领导下农村发展的辉煌成就。

《今日陈庄》对时代精神的赞颂,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。它提醒人们,当下的和平与繁荣来之不易,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,唯有珍惜当下、接续奋斗,才能不负先辈的牺牲。同时,作品以质朴的乡土之美,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农村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成就,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,这幅作品所传递的“奋斗创造幸福”的价值理念,始终鼓舞着人们勇毅前行,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。

作为兼具文学与美术造诣的艺术家,梁斌在《今日陈庄》中展现出了炉火纯青的笔墨技法,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精髓与写实主义风格完美融合。在线条运用上,他深谙“笔为骨”的创作之道,根据描绘对象的不同,灵活调整线条的粗细、长短与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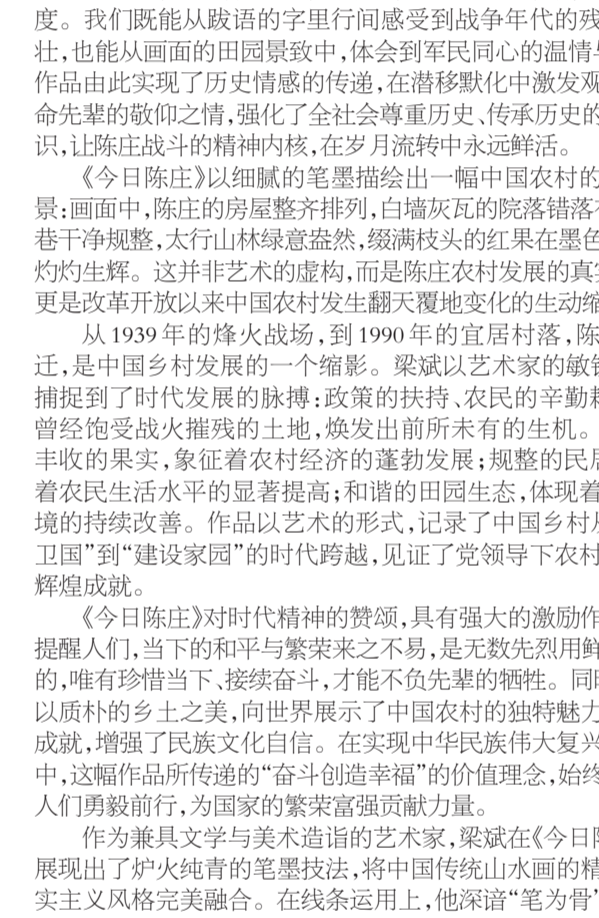
密:刻画太行民居时,线条刚劲有力、棱角分明,精准凸显出石砌房屋的稳固与坚实;勾勒红果树与山林草木时,线条则柔和婉转、灵动飘逸,生动展现出植物的生机与姿态;描绘蜿蜒的石阶时,线条疏密有致,既勾勒出石阶的形态,又营造出空间的纵深感。

色彩在《今日陈庄》中,不仅是营造视觉美感的元素,更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,成为作品思想内涵的重要载体。画面中最具冲击力的,便是殷红的果实与浓黑的山林之间的强烈对比,这一色彩组合,构成了作品的核心象征体系。这种色彩象征手法的运用,让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得到极大提升。观者在被红黑对比的视觉效果吸引的同时,会自然而然地陷入对“牺牲与新生”“历史与当下”的深度思考,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得以在视觉体验中悄然传递,实现了审美价值与思想价值的高度统一。

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美术界的双重巨匠,梁斌以“文字+笔墨”的跨界叙事方式,完成了对陈庄记忆的双重建构,这也是《今日陈庄》的独特价值所在。这种跨界叙事形成了完美的互补:跋文中“群众牵猪羊劳军”的文字细节,与画面中安宁祥和的乡村场景相呼应,让人们既能读懂历史的厚重,又能看见和平的美好。这种“图文互证”的创作实践,不仅丰富了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表达形式,更让陈庄战斗的记忆,在不同媒介间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与传承,为后世记录历史、传承精神,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范式。

《今日陈庄》不仅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珍贵财富,更是连接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。它让我们看到,真正的艺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审美表达,而是与历史同频、与现实共振、与文化共生、与生命共鸣的产物。其所承载的历史重量、艺术价值与精神内涵,值得我们永远深入研究、细细品味。

今日陈庄(中国画) 梁斌 作于1990年



今日陈庄(中国画) 梁斌 作于1990年

## 在历史、现实与艺术交织中的深刻表达

——读梁斌画作《今日陈庄》

柏久云

不久前,梁斌先生家属将先生书画代表作《今日陈庄》(又名《纪念陈庄战斗五十一周年》)捐赠给了梁斌红色印记馆。画面上有一段长跋:“纪念陈庄战斗五十一周年。一九三八年,贺龙元帅奉命率百廿师来冀中,帮助冀中军民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,打了齐会战斗、宋村战斗、莲子口战斗,日寇胆寒。一九三八年秋奉命回延安,日寇尾随。将敌人牵引至太行山腹地重镇陈庄,进入阵地。百廿师官兵居高临下,枪炮轰鸣齐发,一日间将敌消灭,人心大快,群众牵猪羊劳军。庚午八一建军节于津门。”烽火岁月中,梁斌兼任冀中游击队政委,多年之后,抗日战场的血与火,于他而言依旧历历在目。

《今日陈庄》是梁斌艺术创作生涯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,更是他晚年融合文学叙事与丹青笔墨的巅峰之作。这幅作品以太行山麓的陈庄为叙事载体,将厚重的历史记忆、鲜明的时代精神、精湛的艺术造诣与深邃的文化内涵熔于一炉,在历史、现实与艺术的三重交织中,完成了对革命岁月的回望、对时代发展的赞颂、对民族精神的传承。作为冀中抗战的亲历者,梁斌更以个人生命体验为纽带,联结起地域文化与民族命运,让这幅看似质朴的乡土画卷,成为承载集体记忆、彰显红色血脉的书画精品。

《今日陈庄》的创作根基深植于陈庄战斗这一改写冀中抗战格局的关键历史事件。梁斌在庚午年(1990年)八一建军节创作此画时,以“画作+跋文”的双重形式,将这段历史永久镌刻。画面主体展现的是当代宁静的田园风光,而画面上的长篇跋语,却如一把时空钥匙,带人们回顾了这场战斗的完整历程。这种“以今衬昔”的艺术手法,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壁垒,让遥远的战争记忆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记载,而是转化为直观可感的视觉体验。观者在欣赏今日陈庄祥和景致的同时,亦会被跋语牵引着回望烽火岁月。

作为冀中抗日救亡运动的亲历者,梁斌将自己对革命历史的赤诚与缅怀,悉数融入《今日陈庄》的笔墨之中。这种沉浸式的情感投射,让观者在面对画作时,能够深刻触摸到历史的温度。我们既能从跋语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战争年代的残酷与悲壮,也能从画面的田园景致中,体会到军民同心的温情与力量。作品由此实现了历史情感的传递,在潜移默化中激发观者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,强化了全社会尊重历史、传承历史的自觉意识,让陈庄战斗的精神内核,在岁月流转中永远鲜活。

《今日陈庄》以细腻的笔墨描绘出一幅中国农村的繁荣图景:画面中,陈庄的房屋整齐排列,白墙灰瓦的院落错落有致,街巷干净整洁,太行山林绿意盎然,缀满枝头的红果在墨色映衬下灼灼生辉。这并非艺术的虚构,而是陈庄农村发展的真实写照,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生动缩影。

从1939年的烽火战场,到1990年的宜居村落,陈庄的变迁,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。梁斌以艺术家的敏锐视角,捕捉到了时代发展的脉搏:政策的扶持、农民的辛勤耕耘,让曾经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,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。画面中丰收的果实,象征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;规整的民居,彰显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;和谐的田园生态,体现着乡村环境的持续改善。作品以艺术的形式,记录了中国乡村从“保家卫国”到“建设家园”的时代跨越,见证了党领导下农村发展的辉煌成就。

《今日陈庄》对时代精神的赞颂,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。它提醒人们,当下的和平与繁荣来之不易,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,唯有珍惜当下、接续奋斗,才能不负先辈的牺牲。同时,作品以质朴的乡土之美,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农村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成就,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,这幅作品所传递的“奋斗创造幸福”的价值理念,始终鼓舞着人们勇毅前行,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。

作为兼具文学与美术造诣的艺术家,梁斌在《今日陈庄》中展现出了炉火纯青的笔墨技法,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精髓与写实主义风格完美融合。在线条运用上,他深谙“笔为骨”的创作之道,根据描绘对象的不同,灵活调整线条的粗细、长短与疏

密:刻画太行民居时,线条刚劲有力、棱角分明,精准凸显出石砌房屋的稳固与坚实;勾勒红果树与山林草木时,线条则柔和婉转、灵动飘逸,生动展现出植物的生机与姿态;描绘蜿蜒的石阶时,线条疏密有致,既勾勒出石阶的形态,又营造出空间的纵深感。

色彩在《今日陈庄》中,不仅是营造视觉美感的元素,更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,成为作品思想内涵的重要载体。画面中最具冲击力的,便是殷红的果实与浓黑的山林之间的强烈对比,这一色彩组合,构成了作品的核心象征体系。这种色彩象征手法的运用,让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得到极大提升。观者在被红黑对比的视觉效果吸引的同时,会自然而然地陷入对“牺牲与新生”“历史与当下”的深度思考,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得以在视觉体验中悄然传递,实现了审美价值与思想价值的高度统一。

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美术界的双重巨匠,梁斌以“文字+笔墨”的跨界叙事方式,完成了对陈庄记忆的双重建构,这也是《今日陈庄》的独特价值所在。这种跨界叙事形成了完美的互补:跋文中“群众牵猪羊劳军”的文字细节,与画面中安宁祥和的乡村场景相呼应,让人们既能读懂历史的厚重,又能看见和平的美好。这种“图文互证”的创作实践,不仅丰富了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表达形式,更让陈庄战斗的记忆,在不同媒介间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与传承,为后世记录历史、传承精神,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范式。

《今日陈庄》不仅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珍贵财富,更是连接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。它让我们看到,真正的艺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审美表达,而是与历史同频、与现实共振、与文化共生、与生命共鸣的产物。其所承载的历史重量、艺术价值与精神内涵,值得我们永远深入研究、细细品味。

今日陈庄(中国画) 梁斌 作于1990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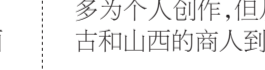
## 满庭芳

第五四五六期

张家口地区因纬度较高,日照时间较少,加上地形条件使然,缺乏阻挡蒙古高原冷空气的连续天然屏障,冬季里气候寒冷且风大。过去为了增强保暖和防风效果,当地居民普遍采用小方格窗户。蔚县剪纸艺术和这种小方格窗户的使用密不可分,逢年过节,用五颜六色的剪纸装饰小方格窗户,成为当地的特色。蔚县剪纸可追溯到明代成化年间,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。当时剪纸为单色,不镂空,主要用于绣鞋花样、婚丧吉祥物和年节窗户装饰等。后来,剪纸艺人借鉴年画和皮影的色彩,创作出彩色剪纸。清道光到光绪年间是草创阶段,刀工较粗糙。光绪、宣统年间,蔚县城里出现全家从事剪纸职业的吕家和翟家,分别专门刻戏曲人物和花卉,蔚县剪纸中花卉和戏曲人物的基本图案大体形成。

20世纪30年代,以王老贵为代表的民间艺人对戏曲人物题材重新设计、刻制,规范改造花卉图案,丰富了刻纸工具、技法和染色技法,使蔚县剪纸形成独特艺术风格,步入成熟期。1956年,蔚县开办特种工艺生产合作社,合作设计生产传统戏曲脸谱,让蔚县剪纸走向世界。在1973年蔚县剪纸厂恢复之前,该县就已经出现了剪纸群体艺术的概念。尽管当时剪纸多为个人创作,但从事剪纸和窗花制作的艺人非常多。内蒙古和山西的商人到蔚县购买窗花,将其贩卖到其他地区,从而获取利润,因此蔚县剪纸一直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,被视为一种能够带动农民致富的产业。改革开放后,蔚县剪纸发展迅速。进入21世纪后,蔚县剪纸大力发展现代工艺品剪纸,形式更加丰富。

沽上丛话



年少时家居太平街一陋巷,街上有一中药店,谓“王吉泰”,其大门朝向药王街,离我家仅百步之遥。店铺进深很长,内墙整面药屉,清爽素朴。大堂置研、臼、捣、筛等简单制作器具,井然有序。正上方墙顶部有一塑像,近真人大小,松林户外正外墙顶,煞是威风,眉宇间亦存慈善,显驱邪除恶之势,呈广济众生之态,我想此塑像可能是药王神。少年的我经过此地必仰视之,恐惧慎静俱有,敬畏也。

路过“王吉泰”,有股浓浓的药香扑面而来,人们能轻易辨识其中甘草的韵味。我对诸药之君甘草情有独钟。每次随家人到药店去拣药,我都要挑几截甘草丢进嘴里仔细咀嚼,一股甘甜清香涌上溢开,不把我的汁液榨净决不罢休。印象深的还是“王吉泰”的四磨汤,由木香、枳壳、乌药、槟榔组成,四物都很“坚强”,须置擂钵之中予以磨砺。擂

钵为锥形的陶瓷器,内有密集的齿痕,将硬实的四味药材分别沾水在钵中来回研磨,取汁治病。家中小弟小妹腹胀、肚痛、啼哭不安时,外婆总会使出这套器具,依次按顺时针方向轻研巧磨,少顷便打理好。她老人家将磨好的棕黄黏稠药粉兑水,再用药罐煎一会儿,此剂即成。吾心好奇,小手轻沾浅尝,其味辛辣。喂药时,小患者从不配合,放肆哭闹,外婆义无反顾,通常是一手捏鼻,一手掌匙,执药迅速灌之。只要我在场,捏鼻子的任务非吾莫属,涕泪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。事毕,外婆叫停,我坚持不懈不松手。一阵号哭后,通常药效还是蛮好的,时临陪护工飘飘然,唯主治医师坦坦乎。

要说我对“王吉泰”深感情真,还缘于有位好邻居。我家一楼住了户曾姓人家,曾爷爷的儿与她在外工作,两口子带着三孙辈住,室不算宽敞的房间,最小的孙女当时十来岁,比我长两岁。曾爷爷是“王吉泰”的药剂师,时常在店内大堂配药制剂。老人家常穿绿色香云纱衫,系扎头裤捆绑腿,着瓦口厚底布鞋,容颜鹤发,慈眉善目,身体硬朗,纵步疾行,有过去武举人的遗风。经过药店,只要看见他老人家,我就会亲热地叫声“曾爷爷”,他总是笑眯眯与我打招呼。如果不是特别忙,曾爷爷会叫我进店歇坐,还常教我认识他手头的药材,什么天麻、党参、枸杞、虎爪、犀角,讲个手丑寅卯。偶尔拣几颗枸杞塞我嘴里,有滋有味,顶得半颗糖粒。记得一味药叫杜

仲,折断后一排莹白的亮丝仍整齐连着,颇为有趣。“药要制得好,做人过不得巧”是他老人家的口头禅,少年的我懵懵懂懂。五十多年前,他们举家搬迁,我就再也未见过去曾爷爷。

去年藏友林老师拿一方犀角交我鉴定。上手掂量,其截面有鱼形,侧面呈竹状纹,我想起曾爷爷以前的“讲义”,可谓瞎猫撞了死老鼠,便装模作样地说:“这一盘司方料,从侧面纹理看是犀角开门货,还是从药材店流传出来的。”藏友连忙说:“这三十多克的料,是我做木工的父亲当作犀角传给我的,父亲已不在,我有点疑惑,你这一说我心落了妥,佩服。”蓦然,我念起老邻居曾爷爷,真正令人信服的该是他老人家,信服他的实诚,信服他的良善,对其禅语有了深一层的领悟。

我想,这世间只要有良知,有良能,良宵良辰何愁做不出良好之物来。

王吉泰

刘松林

今日陈庄(中国画) 梁斌 作于1990年

后,再把多余的水分挤压掉,然后晾干,但不能完全干透,需要保留一定的湿度,以便于后续进行刻制工作。手艺人需经过至少十年的学习与实践,才能达到精细刻制的水平。四是染色。刻好的剪纸在滑石粉的作用下,通过轻弹即可分离,再用酒精和水混合调配进口“洋色”,使用传统的品色点染技法进行染色。染色技术好的工人能够实现从深到浅且极为均匀的色彩过渡,这一过程讲求技巧,需要不断的调色和细致的操作来达到最佳效果。第五道即最后一道工序是装裱。

看到这样一个非遗项目和其他地方的剪纸如此不同,我们一行人很惊讶。访谈和记录进展顺利,不知不觉中,天色已近黄昏。当访谈进行了一个钟头时,我提出让八十多岁的任玉德先生先躺下休息,我们继续

对任志国老师进行访谈,了解他今后的发展设想。

从蔚县回到天津不到半年,我就收到了任玉德老先生去世的消息。犹记那天当我们离开时,任志国老师给我包了十几张蔚县剪纸老图样,非常精致,他说这是他老父亲做的,目前已经做不了了,所以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我。如今,每每在书房里端详这些精美的彩色剪纸时,就会想起任家父子给我们示范蔚县剪纸的过程,心里涌起阵阵暖流。

题图:任志国剪纸作品《春牛图》

